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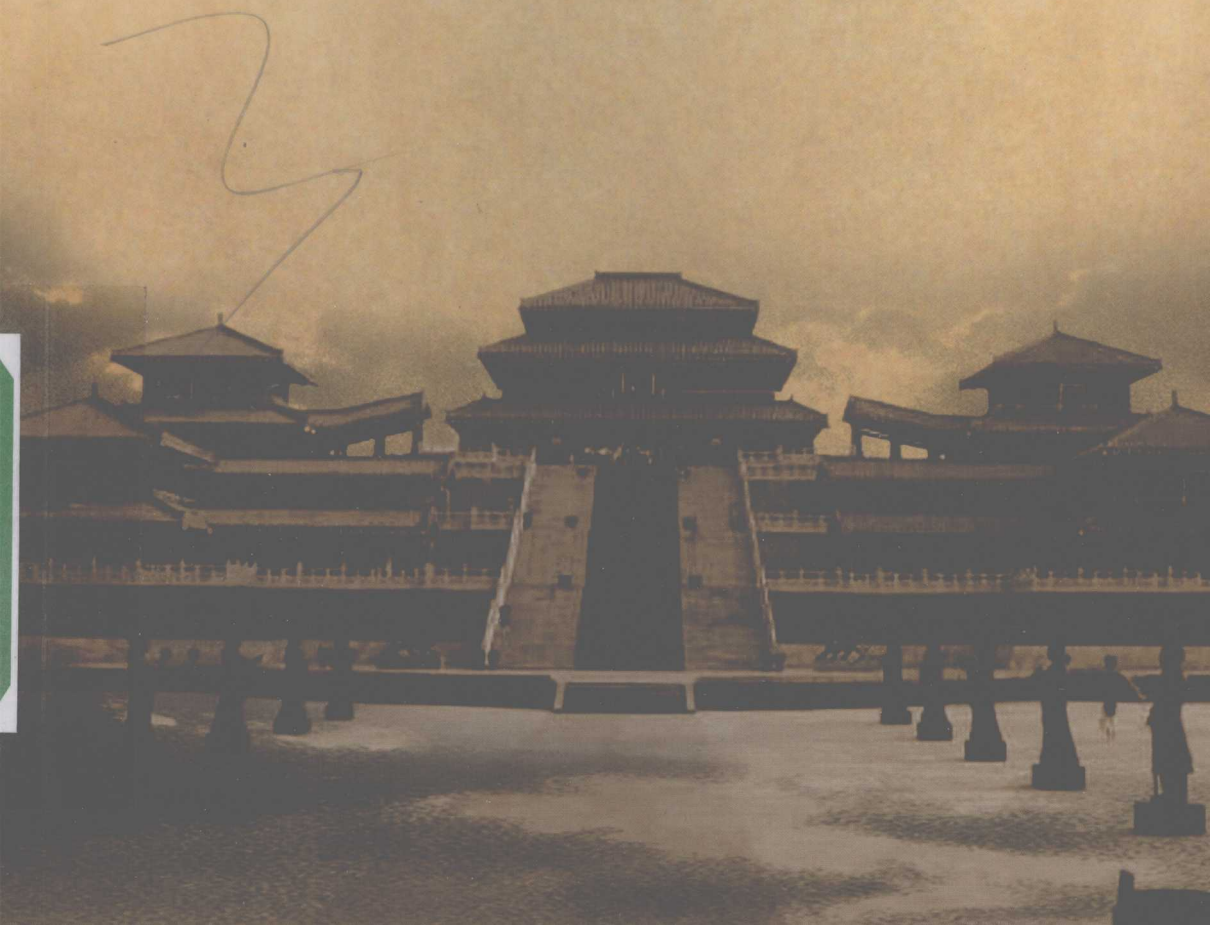
盗墓之王

法老墓 步步惊魂 阿房宫 步步杀机
和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《传古奇术》
一样好看的盗墓小说



飞天 /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I247.5/1297

:8

2007

海王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飞天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之王 8/飞天著.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
2007.10

ISBN 978-7-5057-2381-8

I. 盗… II. 飞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3223 号

书名	盗墓之王 8
著者	飞 天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55 千字
版次	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381-8
定价	26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盗墓之王

目

录

第四卷 神陷阿房

第四部 星芒大阵

- 第一章 面具怪人 / 2
- 第二章 青色岩浆 / 11
- 第三章 异种世界 / 19
- 第四章 石柱机关 / 27
- 第五章 唐门暗器,高速幻影 / 35
- 第六章 唐小鼓的突变 / 43
- 第七章 红白黑三寸虫 / 51
- 第八章 黑客高手红小鬼 / 59
- 第九章 老虎出现,透明囚室 / 67
- 第十章 潘多拉的盒子 / 75

第五部 逾距之刀

- 第一章 碧绿飞蛇 / 84
- 第二章 诡异伸缩石阵,五角星芒迷宫 / 92
- 第三章 白光里的飞蛇 / 100
- 第四章 蛇阵凶猛 / 109
- 第五章 最后一个五角星芒的顶点 / 118
- 第六章 “捕王”归洛的地底奇遇 / 126



盗墓之王

目

录

- 第七章 最危险的钓鱼游戏 / 134
第八章 来自蛇阵彼端的召唤 / 142
第九章 护寨神龙 / 150
第十章 傀儡师 / 159

第六部 天梯迷踪

- 第一章 飞月之死 / 168
第二章 逾距之刀 / 177
第三章 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傀儡 / 185
第四章 打给苏伦的电话 / 193
第五章 傀儡师永远不死 / 201
第六章 万种深情,终成灰飞烟灭 / 210
第七章 席勒的讲述 / 218
第八章 碧血夜光蟾在哪里 / 226
第九章 玉牌上的微缩图画 / 234
第十章 飞跃天堑见天梯 / 242







第一章 面具怪人

顾倾城即将退出去时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顾小姐，我想请教你一支古琴曲的名字，其中一段的曲调是这样的——”

我哼起了在梦里听到的曲子，只哼了三句，顾倾城便笑着打断我：“风，这不是古琴曲，而只是简单的音节拼凑，与乐理背道而驰，毫无意义。”

“你能确定？”就在刚才，我还听到过这种声音。在梦里，旋律更是反复响着。

顾倾城极其肯定地点头：“对，能肯定。古曲千首，从《诗经》里的风、雅、颂到近年来的旧曲翻新，我至少能熟练辨别百分之九十九以上，其中脍炙人口的经典段落更是连曲谱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就像一个士兵不可能忘记射击程序一样，我也不会记错任何一支曲子。”

她有这样的自信，这一点，与顾知今的倨傲大有相同之处。

营地里真正安静下来，我关了大灯，躺回床垫上，满脑子萦绕着的仍是李家的那个画册。

李康的目的到底何在？金蛋代表财富，难道除了财富之外，他还有其他更深层的意图？

就在欲睡未睡之际，我又听到了琴声，飘飘荡荡的，从南面隧道的方向逆风而来，弹奏的正是被顾倾城驳斥为“音节拼凑”的那支曲子。

危险急切迫近的感觉，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。



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，我的手第一个动作便是去摸枕头边的手枪，“喀啦”一声子弹上膛，指向左侧的帐篷门口。

外面的灯光斜射进来，随着飘飞的门帘忽长忽短地铺在门边的地面上。

“谁？”我的食指刹那绷紧，保持瞬间击发的状态。

门边立着一条影子，除了那双穿着黑色布鞋的脚，其他部位全部隐藏在黑暗里。

此时，我们相距五步，但我回味清醒前的情形，影子应该是半跪在床前，近距离地观察过我。正是由于他过于贴近，才触发了我的第六感防御系统。

营地里没人穿这样的鞋子，入侵者？杀人者？我的枪口稍作调整，瞄向对方的琵琶骨。击杀不如活擒，那么多人的惨死，总要有人出来买单认罪。

“是哪一路的朋友？报上名来吧？”我的口气和缓了些，想留住对方。

四周，隐约听到各个帐篷里发出的高低鼾声，却不见游动哨的报警信号，真是奇怪之极。

五步距离，是这柄手枪威力最大的射程，而我的枪法，也绝不会令目标从手底逃窜出去。即使对方急促退却，我也有把握将二十发子弹的四分之三送进他的要害部位。

“你是谁？”影子忽然开口，是个冷淡凄凉的女人的声音。

急切之间，我无法判断她的确切年龄。不过，女人很少有那么大的双脚尺码，所以我才误会对方是男人。

我的左手摸向床垫内侧的照明开关，陡然被她喝止：“不要开灯。”

“呵呵，这是我的帐篷，一切——”我听到暗器破空的尖锐呼啸声，急忙缩手。

“啪啪啪”三声，空气里立刻散发出了 一种怪异的腥味，正是江湖高手最喜欢淬炼在暗器上的剧毒“丹顶红”。那个只用了没有三天的塑胶开关，立刻被打得四分五裂，里面的拨片钢珠也飞射出去，弹进了一只搪瓷碗里，发出“叮叮当当”的连串怪响。

“我说过，别开灯。”女人的声音变得更冷了。

我努力控制着食指与自己的怒气，绝不会在她向我展开主动攻击之前开枪。



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谁？来自哪里？认不认识一个叫做‘杨天’的人？”最后一句，让我心里猛然一震。她竟然会提到大哥的名字，难道跟大哥会是旧识？

帐篷外传来了脚步声，一左一右包抄而来，应该是外面值班的游动哨听到了钢珠弹跳声。假如有两支冲锋枪，再加上我的手枪，三面合围，胜算会更大一些。我需要做的，只是暂时拖住她就好。

“我是风，来自埃及。中国人里面叫‘杨天’的太多了，我至少认识五个起这个名字的人，不知道你要找的人，还有没有其他的详细情况？”中国人的名字重复率非常高，我的话并非杜撰。

“‘盗墓之王’杨天，唉……”她幽然感叹，向侧面移动了半步，整个人都隐蔽在黑暗里。

她说的人就是大哥，这一点毫无疑问，现在该我费心思猜她的身份了。

门帘一挑，两条人影同时斜映在地上，冲锋枪上的战术手电随即打开，两道煞白的光柱直刺黑暗中的女人。

卫叔率领的人马，任何行动都体现出正规军的高水平素养，比如这种两人小队“交叉攻击”的科学手法，百分之百是美国反恐军事教材的翻版，动作流畅，绝不拖泥带水。

他们所犯的唯一错误，就是太迷信枪械的威力，却不懂得随机应变。

光柱射中的是一张金黄色的面具，但只是一闪念之间，两道光柱同时熄灭，随即听到手电前端的玻璃面罩被暗器击碎的“噗、噗”两声。

我本来可以在光柱出现时，向对方的面部开枪，几乎是百分之百完美的射击机会，但因为她提到过大哥的名字，所以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丝犹豫。

“哒哒哒、哒哒——”两支冲锋枪同时开火，但总共射出五发子弹后，两名哨兵同时闷声倒地。

我清晰听见暗器射中男人喉结上的软骨后发出的“扑哧”声，这个女人每次暗器出手，比狙击手使用高倍瞄准镜的射击更准确，令人心寒。

门帘一荡，我感觉到她急速退了出去，但速度快得无法用言辞形容，唯一能想到的就是“逾距”这两个字。

“别走——”我飞身弹了出去，来不及伸手去挑门帘，斜着身子直穿出去，枪口瞄向对方左腿，连开四枪。



静夜里的枪声最是惊人，最近处的几个帐篷里立刻有了急速拉动枪栓的动静。训练有素的枪手，睡梦里遇到紧急情况时，第一个动作不是去摸衣服，而是抢先把枪抓在手里。

我射中了她，但她身子一晃，已经在二十步以外，向隧道方向退去。这种情况下，我无暇采取标准立姿或者跪姿射击，只能在高速追击，双手握枪，迅速打完了弹匣里剩余的子弹，枪枪射中，但她的速度并没有丝毫放慢的迹象。

“风先生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连续凌空跃过吉普车和两道帐篷之后，守卫在营地最南端的游动哨向我大叫起来，同时吹响了脖子下面挂着的警哨，发出尖锐刺耳的“吱——吱”声。

我来不及解释，哨兵似乎连那女人的身影都没看清，即使告警，也不知道敌人到底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。

“大家不要慌乱，各守其位……”那是卫叔在喊，装弹夹、拉枪栓的动静响成一片，但我很清楚，敌人已经远远地逃了出去，并且目标就是那个古怪的隧道。

我抛开手枪，伸手抓住哨兵的冲锋枪，发力一扯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枪身上的背带断了，他跟着惊呼：“风先生——啊不好了，有人抢枪……”

他在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做出了教科书上最恰当的反应动作。由此可以推断，他以及卫叔带领的这队人马，应该都是来自于尼泊尔的军人，包括那些武器和吉普车。

他迅速后退，并且就地伏倒，拔出腰间的手枪指向我，这一连串标准动作，都是在我飘身跃出二十步后才发生的。如果我存心抢枪的话，他所有的动作都没有任何意义。

我打开战术手电，光柱射向那女人的脸。她一直是背向着隧道撤退的，不知道是故意轻敌还是本身练的就是这种轻功身法。黑暗中，黄金面具又是一闪，避开灯光的同时，身体瞬间后撤，竟然出现了只有高速移动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的幻影。

高品质战术手电可以保证在二十米范围内的有效照明，同时激光瞄具的极限可用距离会超过三十米，但现在这些数据毫无作用，幻影过后，那女人已经从光柱里消失了。

我愣了愣，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片空白：“逾距？闪动？到底是人还



是鬼魅？能达到这种瞬间移动的境界？”食指依旧扣在扳机上，但她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子弹，再开枪射击也没有任何意义。

幸好这是一条没有岔路的直线通道，我脑子里不断地画着问号，但脚下丝毫不停，一直飞奔到离隧道入口还有三十步的地方。

她站在入口的正中央，我只能模糊看到她的样子，身高与顾倾城相近，大约是一米六二左右。极细的腰紧紧裹着，袖管、裙裾却又特别肥大，随北风而飞，与长长的头发一起，一直飘向隧道里。

卫叔曾在隧道口设置过照明设施，但现在一点亮光都没有，好像全部都被破坏掉了。

我放慢脚步逼近对方，美式微型冲锋枪的近战威力还是可圈可点的，能够轻松击穿五层叠加的顶级钢化玻璃。

她忽然扬起右手，“叮叮当当”四声，先前射中她的四粒手枪子弹跌落地上。

“你与杨天，到底有什么关系？”她又一次冷冷地问。

北风更加猛烈地灌向隧道，她站在这个巨大的风口上，仿佛随时都能被风卷走。

我走到距离她十步远的地方，确信可以瞬间将整匣子弹都泼扫出去，然后才笑着开口：“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？值得夜探营地，还杀了我的两个朋友？”

“哼——”她高傲地昂着头。

“上一次的屠戮事件，也是你下的手？”我尽量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，手指无声无息地移动，压在战术手电的开关上。刚刚高速追赶时，为了隐藏自己的行踪，我早就关闭了灯光。

我想看清她戴的面具，那是追查对方身份的重要线索。

“你们要做的事，几百年来，没有人能获得成功。杀人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警告，否则，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一个比死亡更恐惧百倍的危机。带你的人离开吧，越远越好，越快越好……”她的声音呆板冷淡，我虽然仔仔细细地听到了每一个字，却无法辨识出她的口音。

“不要开灯——”我手指的最微小动作，都没能逃过她的注视，她的敏锐视觉在黑暗中丝毫不受影响。

营地方向闪出几道巨大的光柱，同时有吉普车的引擎发动声。

我相信车子上必定藏着重型武器，顾倾城与卫叔此行，准备工作做得



非常充足，绝不会只带轻武器进山。

“记住我的话，黑暗中匿藏着的恐惧，瞬间能够变成现实。无论你是谁，如果可以见到杨天，千万告诉他，事实并非他想象的那样简单，没有人能在危难到来之际拯救地球。粉身碎骨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无法想象的生命变异……你一定会见到他，一定会……”

我谛听着她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，就像当日遇到何寄裳时，听到与大哥有关的消息一样，内心的震撼无与伦比：“这个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黑暗中的恐惧、生命变异又是指什么……”

她倏地转身，我下意识地向前踏进一大步：“喂，请等一下，杨天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”

听她的语气，似乎跟大哥非常熟悉，至少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不——不要开灯！”

“噗”的一声，手电上的玻璃罩被击中，碎片四射，但我的手指在瞬间开亮了激光瞄具，一颗小红点落在她的脑后，同时向侧前方跃进，“哒哒哒”地射出半梭子弹，扇面形扫向她的身前，企图将她拦住。

借助激光点的微弱光芒，我看到了一条黄金带子横箍在她的脑后，那是用来系住面具的。

第二次翻滚后，我已经接近洞口，可惜卫叔他们来得太慢了，否则我可以急速跃进洞里，拦住她的去路。

我又一次看到了幻影，她捞取子弹的动作诡谲到不可思议的地步，九颗冲锋枪子弹“哗”地丢了一地。在她的动作面前，子弹离开枪口后的初速度变成了老牛破车一样缓慢。如果参照军事武器的弹道初始速度为每秒钟六百米的话，她出手一抓的速度至少十倍于子弹。

这在地球人的物理理论中是绝对无法实现的，就像她的瞬间移动一样神奇。

“没用的，这些武器在他们面前，差了整整一百个世纪。”她冷漠而悲哀地低声叹息着。

“他们？他们是谁？”我慢慢起身，觉察到她对我没有什么恶意，否则一旦反击，无论是枪弹还是武功，都将变得毫无用处。

她的话，大概可以理解为——在某个地方，有一群同样高深莫测的人，可以视地球人的枪械为废铁，像她一样甚至远远超过她。

她摇摇头，我接着追问：“杨天在哪里？只要你说出具体的地点，我



一定会把消息带到……”

这些对话极其苍白无力，起初见到隧道里的古怪石柱时引起的惊骇，比之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女人，已经变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。

“他在某个地方……某个时间的错层接缝里，你一定会见到他，记得我说的话，阻止他第二次回来，一定要阻止他……”她的声音带着极大的不确定，也许是在苦苦思索的缘故，对我的另一个小动作毫无察觉。

我的左手伸进口袋里，悄悄握住了一把荧光棒，这是抢到哨兵的冲锋枪时，瞬间从他的子弹带上抓过来的。

这个女人怕光，可以瞬间破坏任何照明工具，如果我将荧光棒折断后，天女散花一样撒出去，被她拦截的可能性肯定会大大减少。我只想看清楚她的面具，留不住她的人，至少要得到一点追查的线索。

“时间的错层接缝”是航天物理学家们提出的一个模糊词汇，常常与“光速、超光速、反光速”联系在一起。

这一词汇可以粗略地解释为——某个物体超光速运动时，其前进轨迹并非是一个固定的二维平面，而是三维甚至多维的活动过程。于是，在改变运行方向时，必不可少地带来停顿、转折、加速度、自由落体等等在正常世界里会出现的动作，这已经不是一个简答的“动与静”的概念，其中产生的数以亿计甚至无穷无尽的轨迹分支，会造成两个物体之间永远不可能轨迹重合的现象。

当其中一个物体处于与外部世界相对静止的状态时，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坠入了“时间的错层接缝”。同时，科学家提出，在这种超高速的多维空间里，“前进”是绝对的，“后退、回归”成了永不能达到的状态。

那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世界。

这种超自然的物理概念，应该是从高级科学家们嘴里说出来的，但现在竟然出自于川藏边界深山丛林里的这个神秘女人之口，让我不得不再次皱紧了眉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——龙格女巫！”凭着感觉，我再次叫出了她的名字。

龙格女巫是原住民嘴里的大山统治者，一山不容二虎，在她的强大统治下，绝不可能还有另外一名如此诡异的高手存在。所以，我才下了这样的判断。

没有恰当应对策略的情况下，跟着第六感走，是最明智的选择。



“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我是谁。没有人知道……我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我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……”

吉普车的引擎声近了，光柱不停地左右晃动着，再过几分钟就能杀到隧道入口来。

“记得我说的话，迅速退回去，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更残酷的杀戮。”她扬起袖子，半遮住面具。

“龙格女巫，我只想救回苏伦，你一定知道她的下落，请告诉我，求求你——”苏伦才是一切矛盾的焦点，不救回她，我绝不可能听从任何人的规劝而收兵撤退。

“她？她现在很好，不过以后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好，那得看他们的意思了。”她的话，始终遮遮掩掩，已经是第二次提到“他们”，抑或是“它们”？

我长舒了半口气，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一半，最起码苏伦还活着。

“他们是谁？金蛋里的怪人？”我的思想迅速跳跃着，尽可能地把一切与“天梯”有关的线索集合起来，且不管其中有多少荒谬之处。在我考虑问题的方法中，首先解决主要矛盾，完成第一重要的任务，其他无法解释、无法圆转的细节可以留待以后慢慢拆解。

冲在最前面的吉普车，蓦地打开了车顶上的一排强力探照灯，八支雪白的光柱直射过来。

我几乎就要看到她脸上的面具了，但眼前一花，她向隧道深处猛然退去，比光柱的来势更快，倏地失去了踪影。

救兵杀到，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。

“喀”的一声，我第一时间折断了荧光棒，内力急速贯注在右手腕上，嗖地向前飞掷出去。虽然仅仅是分量极轻的东西，却一直飞出了十几步远，幽幽的绿光照亮了洞口附近的一切。

就在同一时间，我已经飞身追了进去，因为自己不肯放弃面前唯一的线索。只要拦住怪人，就能探知苏伦或者大哥的消息，在团团迷雾中找到真正有用的线索。

踏入隧道的刹那，我猛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，一股冷森森的寒意冲上心头，立即双手平端冲锋枪，做出在奔跑中都可以随时射击的警戒姿势。

荧光棒的绿光，给洞内的石壁涂上了一层诡异之极的颜色，一阵北风



从我身后猛吹过来，带着巨大的推动力，犹如前面隐藏着张嘴狂吸的妖魔，要把我吞没进去。

从拔腿急追到猝然止步，大概只间隔了十秒钟，我站立的位置已经深入隧道三十米，差不多是荧光棒可以照亮的范围最边缘。前面，是一望无际的黑暗，没有那个女人的半点影子，只有呼啸掠过的北风尽情肆虐着。



第二章 青色岩浆

我知道，之所以能形成如此顺畅的风道，前面某个地方一定有天然出口，这一次的探索方向完全正确。所以，不管有多大困难，我们必须得穿过这条古怪的隧道。

急促的刹车声、卫叔的呼喝声、枪械的填弹上膛声、咚咚的脚步声同时出现在入口处，随即一排雪白的光柱直射过来，掩盖住了荧光棒的微弱光芒。

这一刻，我似乎变成了舞台中心的焦点，孤零零地站着，与入口处那些端着冲锋枪的雇佣兵们隔着遥远的距离。

“哗啦哗啦”，那是重型机枪的加强子弹带迅速拉紧的声音。

我料得没错，这种曾令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闻风丧胆的美式“飓风”机枪，就隐藏在吉普车的暗舱里。一支“飓风”机枪，足以担任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战斗重任，但我能想象得出，大概每一辆吉普车里都配备了类似的武器。

卫叔带领的这支队伍，绝非简单意义上的和平探险，更像是要开赴伊拉克战场的某国维和部队，武器装备精良之至。

“别过来——”我运足丹田真气，冷静地叫了一声，把所有嘈杂的声音都压了下去。

人影一闪，卫叔已经敏捷地出现在光柱里，他的身后，一名怀抱轻便突击步枪的队员跪姿出现，长枪平举，瞄具的镜头反射着蓝幽幽的寒光。



在超自然的力量面前，一切火力支援、人力支持都是没用的，他们能做的，就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我站在原地，平端着冲锋枪。

“怎么……会这样？”卫叔发出了嘶哑的怪异叫声。以他的江湖阅历，能吃惊到这种程度，着实是非常少见的，而其他人只是梦游一样执行着各自的警戒动作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在我身上。

一切全都源于隧道里发生了一件极端诡异的事——那些石柱不见了。

我正是觉察到了这一点，才骤然止步。

地面上是平坦的山石，在光柱下反射着淡淡的青色光芒，没有坑槽，更没有暗洞，甚至连任何圆圈痕迹都没有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卫叔他们从隧道里退出去时，这里还是石柱林立，粗大突兀，但现在，那些石柱全部消失了。

借着探照灯光，我向隧道深处眺望，幽深阔大之极，想必一直向前去，就能顺利到达卫叔他们探索到的五边形空间。去掉了石柱的遮挡障碍，我相信自己能迅速找到最正确的通道，直达隧道尽头。

“卫叔，大家留守在这里，我继续向前，如果发生什么不测的话，大家就迅速撤出大山，避免再增加伤亡。”我很冷静，如果那女人想对我下手的话，在帐篷里就完全可以，不必转移到隧道里来。

卫叔“啪”地按亮了电筒，照向洞顶。洞顶一片平滑，找不到一点石柱曾经存在的痕迹，瞬间令那些石柱消失的办法不是没有，不过那得借助于大卫·科波菲尔的超级魔术才行。

他的嗓音开始颤抖了：“风先生，你说……石柱到哪里去了？”

我缓缓摇头，开始检查冲锋枪里的子弹。

唯一合理的解释，是它们缩进了洞顶或者地下，就像魔术师吞进喉咙里的宝剑，真实结果却是剑刃缩回了剑柄里。不过要让地面完全恢复原状，肯定无法做到，那么粗大的石柱，其重量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，并且几百根的重量全部叠加之后，简直是天文数字。要驱动这些石柱做出动作，需要的动力系统必定惊人……

没有答案，或许答案就在尽头吧？

“卫叔，我刚刚追踪过的一个神秘女人戴着奇特的黄金面具，而且她似乎很害怕亮光，我判断她就是山民们嘴里传说的龙格女巫。请给我电筒、子弹、荧光棒、对讲机、指南针，大家在这里等我好消息就可以了。”

我牵动嘴角，露出淡淡的微笑，希望借此安抚大家的情绪。